



## 北国风

那年那月

小小书箱，两改其色，三易其主，终归我有，如获至宝。我攒了大半年烟盒儿金纸儿，贴满了四面儿和箱盖儿。杂牌子烟，杂货色的盒子。我给我的小书箱起了个名儿，叫小花——

## 小小书箱

□徐久富

王木匠用打炕柜的果松下脚料拼了个木头箱子。箱板儿拇指厚，长尺八，宽尺五，高尺二。王木匠在箱子板缝儿间抹上胶泥，腻得严丝合缝。腻子干了以后，打三遍砂纸，刷两遍清油。清亮油子透出松木的纹理，本皮本色。父亲去供销社打酒回来，路过王木匠家门，瞧见他在当院半举着木箱，歪着脑袋上下瞅。

“他大哥，得啥宝了？”父亲隔着院墙和王木匠搭话。

“六叔啊，我拼个工具箱子，啥好东西。”

父亲嘴里说着话，一溜脚儿进了院儿，凑到撂箱子的马凳跟前仔细打量打量，拿手一摸，溜光顺滑，一股儿油子松木混合的香味顺着手臂爬进了鼻腔。

父亲歪头打俩喷嚏，回头和王木匠商量：“他大哥，闲在时候你再鼓捣一个，这个给俺家你大兄弟吧。”

王木匠知道父亲疼儿子，用手摸了几摸，末了使劲拍拍箱子帮：“拿去吧，啥好东西。”

父亲把手里的仁葡萄糖瓶子白酒撒在凳子上，捧起箱子，胳膊窝下一夹：“慢慢喝吧，他大哥，不请你家里喝了。”“唉，六叔……”王木匠看着走向院门的父亲，后半截话儿咽了回去，半推半就，一手提酒，一手怀里拢着，颤进了屋。

箱子亮黄，久历摸磨，渐转土黑。箱主人原是大哥，分家单过后，留给了三姐。三姐出嫁东屯儿，留给了她一个名儿——小花。

小小书箱，两改其色，三易其主，终归我有，如获至宝。我攒了大半年烟盒儿金纸儿，贴满了四面儿和箱盖儿。杂牌子烟，杂货色的盒子。我给书箱起了个名儿——小花。

弹弓子、啪叽、火药枪、鸟夹、虫罐儿、牙膏皮儿、杏核儿，掌锤儿、鱼刀子、车链子、玻璃球子、铅疙瘩……我天天儿瞧几遍箱子，有事没事拽跟前鼓捣一阵，有时索性扣地上，一股脑倾倒出来，一样儿一样儿摩挲，一样儿一样儿摆弄，摩挲够了，摆弄够了，再一样儿一样儿装回去，把抗压的装底下，易碎的装上头。

书箱里仅装了两本书。一本是女作家曾岚写的文学回忆录《战斗的一生》，另一本是《陆游的故事》，我扒着栏杆在供销社买的，个儿小，没看清字儿，当《游击队的故事》买了回来。作业累了，拿出来读读，久了，内容烂熟于心，咂摸出点儿文学的意思。

我有时把小花放地上，坐上去就着炕沿儿写写算算。夜深屋冷，把小花搬上炕，我坐炕里趴上面学习。箱盖儿角上，一盏用钢笔水瓶做的煤油灯，光亮晃晃闪闪。

那年接到师范学校录取通知时，已开学三天。走前那天晚上，我站在地上，左看看箱子，右看看宝贝，恋恋不舍。看过以后，又一样儿一样儿装进箱子，最后把灯油倒掉，洗净擦干，摆最上面，盖盖儿，上锁，锁在了被垛下。

之后，由于工作变动，我先后两次易地生活，五次搬家。每次搬家先把小花放在当间儿，轻搬轻放。搬进最后一个平房，我把小花放到仓库里边的一个墙角，箱底儿垫起两块砖。

十年之后，我住进了楼房。从平房里掏出来的東西堆了满院。什么也不拿上去了，扔的扔，送的送。拽开仓库门，瞧见小花已瘫在墙角。后房山石头墙破个碗口大的洞，淋雨潲雪，毁了小花。打开箱盖儿，瞧见宝贝们已锈迹斑斑，腐烂变质。我一锹一锹端到果树旁，埋了。依原样把那盏煤油灯放在了最上面。



扫描关注  
北国风

# 驿路上的飞马

□冯前明

《大兴安岭地方志》中有一段史料。1686年，清军一次自卫战胜利后，有3个驿丁从雅克萨出发，飞马奏捷。他们于5月25日出发，穿越莽莽林海，经雅克萨至墨尔根（满语意为“善于打猎的人”，即今天的嫩江县）驿路，直达关内。6月6日，巡幸在古北口外的康熙皇帝收到了此报。5000余里的路程仅用了11天，堪称奇迹。从此以后，这条驿路就被称为“奏捷之驿”。著名作家迟子建在题为《奏捷之驿》的散文中也曾感慨：“我在想，11天，5000里路，会留下多少湿漉漉的马蹄印呢？”

据《黑龙江省志·邮电志》记载，雅克萨战役结束后，清军从驿站撤走，驿路便逐渐荒废。1877年，吉林厚朴道李金镛从墨尔根走陆路赴漠河督办金矿时，又重新建立。1894年，清政府正式开通了墨尔根——漠河运送黄金、传递淘金信息、淘金工人往来的驿路，故又称“黄金之路”。这条驿路设置33个驿站，全长1000公里。“黄金之路”有些站名至今沿用，比如呼玛县十二站林场、塔河县十八站乡十九站村等。那么，“极边酷寒”之地，“远戍近戍”之驿，谁来守候，谁在支撑呢？清朝时期的黑龙江地区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站人，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流入文化，即站人文化。站人就是站丁。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后，从吴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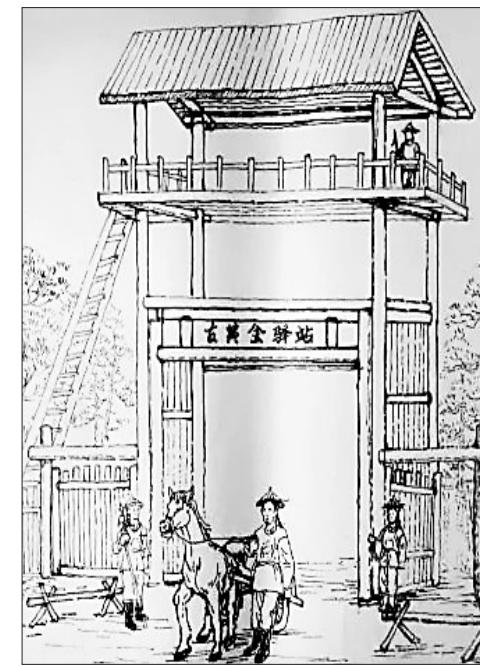
桂部下、家属等流人内选调一部分人发改黑龙江驿站当差，这些当差者就是站丁。他们的任务是传递公文、护送官员、接送兵丁、输送粮饷、押解人犯等。这些站丁安置到驿站后，清政府拨予荒地，令耕种自给。站丁隶属军籍，清政府为站丁及其后代规定了“三不准”，即不准当官、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不准离开驿站百里。据《中国地域文化通览·黑龙江卷》等文献记载，站丁直到民国初年才“皆开放为民籍”。

那么，站人文化都有哪些独具特色的内容呢？据流人史学家李兴盛介绍：“由于这些被流放的驿丁是以汉族人为主体，并融合有少数民族的群体，而其久居之地的云贵两省与黑龙江又存有白族、蒙古族、满族等民族，则这种文化实质就成为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并融合有某些少数民族文化成分的一种流入文化。”这种文化体现在站丁特有的语言、文字、歌谣、服饰、饮食以及婚、丧、节诸俗之中。比如“站话”中大量使用蒙语、满语、俄语和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布裸子”（小牛），“奶斗子”（小木桶），“喂得罗”（圆桶），“秃鲁”（没把握），“喇忽”（粗心大意），“喀木尼喀站”（隘口），“博尔多站”（喂肥牲口的地方）等等，都是“站话”充满历史感和乡土气息的见证。

“上下站壮丁每站不下百十家，过此则黄沙

极目，白草蔽人，不至彼站想闻鸡犬声不得”。就是在这样的“穷边绝塞”，站人们一面是边关的戍卒，“星夜关山驰古道”，一面是辛勤的农夫，开荒播种，苦苦挣扎，与大地、庄稼相依为命。据史料记载，黑龙江设驿站之初，仅齐齐哈尔地区的8个驿站，按每个驿站30名男丁、每人5垧地计算，就开垦出1000多垧荒地。我们的先辈并没有被屈辱、困顿压垮，生活还是在这里进行，人性还是在这里激荡，弥漫着一股沉郁而刚强的气息。特别是相对于流放到这片土地的佳人、名士，纵然是“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毕竟还有望“十年诗词穷边老，万里冰霜匹马还”，而站人所独具的正是守候的意志与支撑的壮怀。冰雪覆盖着巨大的忧伤，冰雪也孕育出倔强的生命。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我们的先辈把守候化成万里通途，把支撑化成百丈铁墙，森林、草原、峡谷、哨卡，直到今日，那脚印仍在、汗血仍在、叮嘱仍在。

今天，位于黑土地上龙江县城西南60公里处的头站村，作为清代奎城（齐齐哈尔）通往中原的第一个驿站，站人驻守、生活的故里，不仅保存着3份站人家谱，而且仍然存活着两株古槐。两株古槐曾与站长人长相厮守，400年后，凭吊之际，仍能触摸到古槐的体温。



古驿站站人和飞马。

## 苍翠长青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老 轩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2周年的1951年国宴上，一位84岁的老人与毛泽东主席同桌，毛主席和他握手，并给他敬酒，老人激动地留下了热泪。毛主席在怀仁堂同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们一起合影，他坐在毛主席身旁。毛主席还送给他一个手杖，上面刻着“革命之父”四个字。这位老人，就是参加国庆观礼的东北抗日联军代表，被抗联战士亲切地称为“抗联老父亲”的李升。他出生于1867年，出生贫苦，阅历丰富，1933年67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交通员工作，还多次承担护送干部的任务，抗联著名将领杨靖宇、冯仲云、李兆麟、赵一曼等人都曾由李升护送。1936年冬天，他曾把一个13岁的女孩儿送到抗联部队，这个女孩儿就是后来抗联部队中最小的女兵李小凤，也就是解放后曾任过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李敏。当年这一老一小在林海雪原奔走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这段经历会与《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首脍炙人口的著名歌曲紧密联系在一起。

1947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鲁迅艺术学院一位叫朋的朋友找到李敏，了解东北抗联的情况。李敏同他谈了整整七天，详细地介绍了东北抗联的艰苦斗争。1949年，朋和时任鲁艺学院音乐部副部长的李劫夫等人深入到白山黑水之间，寻访抗联英雄的足迹。劫夫是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创作的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坚决打他不留情》等，在当时已很有影响。他们走访了很多当年的抗联老战士，深深为他们的英勇斗争事迹所感动，其中给劫夫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李升的勇敢、机智、乐观和坚强。李升在担任交通员期间，来往往于抗联各军和各地抗日救国会的驻地，面对敌人严酷的封锁和盘查，多次在完成任务中化险为夷，一次还把一张抗日传单贴在了日本兵的背上。他的足迹踏遍了大小兴安岭和松花江、牡丹江、鸭绿江沿岸的山区和平原，在1939年72岁时还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只身进入人迹罕见的长白山原始森林，行程千余里，历经一个多月，终于找到了抗联第一

路军的密营，恢复了北满和南满两支抗联部队之间的联系。在从长白山返回北满的路上，李升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受尽酷刑，他没有讲出一点儿抗联的秘密，只说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在劫夫的笔记本上，有一幅他亲手为李升画的素描肖像，肖像下面还有“抗联之父——老李头，现年八十一岁”的题字。而当年70岁的李升送13岁的李小凤到抗联部队的情形，也给劫夫留下了深刻印象。采访后，劫夫、安波和朋创作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大型歌剧《星星之火》，这也是歌颂东北抗联英勇斗争的第一部大型歌剧。歌剧中的人物都以抗联中的真实人物为原型，有的甚至连姓名都未改。如剧中的“张指导”即张寿篯（李兆麟），“裴大姐”则是抗联女战士裴春香，她比年轻的抗联战士大十多岁，宽厚、真诚，战士们有什么事都愿意同她说，亲切地叫她“裴大姐”。1938年11月，她在同敌人的一次遭遇战中牺牲，时年36岁。她的三个弟弟在她的带领下都先后参加革命，战死在抗日疆场上，可谓满门忠烈。歌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就是抗联交通员老李头和抗联女兵李小凤，核心唱段就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由老李头和小凤姑娘在第二幕中演唱。这幕剧艺术地再现了当年李升护送李小凤到抗联部队的情景：日本兵抓住小凤的父亲后，母亲让她上山去找游击队。爬雪山时，小凤掉到窟窿里，被抗联交通员老李头救上来。小凤想参加革命，老李头问她叫什么名字，对她说：“参加革命就不能叫龙了凤了，我给你起个名字，就叫李青阳吧。”他向小凤解释“青阳”的含义，说革命人就像迎着太阳生长的松树一样苍翠长青。这时音乐响起，俩人唱起：“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他不怕风吹雨打，他不怕天寒地冻。他不摇，也不动，永远挺立在山顶。”

为了表现老李头的乐观、积极和机警，歌曲采用了3/4节拍，大多数歌词都是一个音符唱一个字，整首歌都是靠音符跳动出来，欢快而昂扬。歌词只有6句。劫夫的夫人、小凤的扮演者



抗联战士。（图片由作者提供）

张洛清楚地记得，劫夫写这首歌的时候，她正在一旁给刚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喂奶，等劫夫把歌一写完，照着谱子拉开风琴，她已经能把这首歌唱出来了。1950年12月，《星星之火》在哈尔滨首演，到1953年，一共演出了几百场。当时的演员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当他们演出完跟群众一起散场出来的时候，一路上都听到群众在哼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这首歌很快流传开来，被人们以各种形式演唱至今。1962年，李升病逝，享年95岁。李敏十分怀念老人和过去牺牲了的战友们。从上世纪80年代起，她的足迹踏遍她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寻找抗联遗址遗迹，抓住一切机会，在各种场合宣传抗联精神。她率领的由当年抗联战士的后代组成的抗联宣传小分队，每

次必唱的歌曲就是《露营之歌》和《革命人永远是年轻》。2018年7月，她为伊春市老促会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活动题写了“东北抗联精神永存”八个大字，一周后便与世长辞，享年94岁。在她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旋律回响在大厅，取代了传统的哀乐。李升和李敏的一生，是对《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最好诠释。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老区建设促进会）

## 龙江音乐故事【二】

## 博斯乌浅

□贤哲

故乡黑龙江省嫩江市临江乡赤卫村，原名博斯乌浅，是达斡尔语音译，山清水秀的意思。特此提到故乡的少数民族名字，是为证明它很早曾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后来当地山林和水草环境变化，不再适合游牧狩猎，达斡尔等少数民族才迁移分散到它处，这个村名也便淡出。不过，现在，上岁数的人，背地里唠嗑儿还是把这个村子称为博斯乌浅。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中叶，江北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人民遭到外族侵略，被迫内迁到嫩江（墨尔根）境内的嫩江流域。清同治十年（1871年）达斡尔族博库日浅鄂斯尔莫昆鄂嫩哈勒部迁居到此。

我儿时，房前屋后那些柔软熟透的土地上，随处可见一些花花绿绿的碎瓷片、残缺的铜烟袋锅儿、玉石的烟袋嘴儿等，图案很丰富，可清晰分辨出花鸟虫鱼的形象，还有漂亮的淡蓝色云彩卷儿。虽大多数图案都不完整，但仍可联想到它们原本的美丽。这些东西肯定不是现在的居民们扔掉的。根据保留下来的碎瓷片儿，和那些到处都有的房屋遗迹，可推断当时人们的生活很殷实也很潮流。一看到那烟袋嘴儿，甚至可以想象到须发斑白的少数民族老头儿老太太们，腰间别着或嘴上叼着佩玉的长杆儿烟袋，悠闲地坐在儿女们烧得热乎乎的炕头上，围

着暖洋洋的火盆，唠着家常嗑儿，烟袋锅儿里的火一明一暗地闪烁，好不温馨的图画。经常有人家盖房子挖地基时，意外地挖出来旧房屋的木头渣滓，破铜烂铁更是屡见不鲜，甚至还挖出深埋的老坟里的朽骨和随葬品。有一村民在夹障子挖沟时，竟然挖出一个陶罐，送到市里被鉴定为珍贵文物。村周围的田地里、山坡上，分布着很多无主坟墓，有的平塌了，只能从腐烂的棺木看出是坟墓，也有濒临塌陷的。人行走时，不注意看，经常会“咯咯”一下掉进坟窟窿，失足者虽非故意为之，但那毕竟还是对死者的一种打扰，所以，会为此心神不定好几天。在故乡村南叫十八垧的地头山坡上，也有一座坟，却不是普通人的，而是清中期名将达斡尔人海泉之墓，村民们习惯叫做将军坟。

考古发掘表明，海泉墓在墓园正中部位，他夫人的墓位在东侧，均为土坑，一棺一椁。海泉

布特哈镶黄旗人，清中期著名将领，“咸丰三年将军英隆疏其才，昭属瑞善江北军，破寇寇于三河。游记马永泰、刘宗被围，海全融入贼中，长兵接，手刃数人拔之出。”“趁和州，海全以马步数百人驰击歼馘三千，生擒五百人。”“陈玉成不先覆江北军不足以解金陵之围，四月，合军攻江浦，连营四十里，德兴阿遣海全击之，毁其垒三。”海全就是这样英勇善战，步下马上本领都相当过硬，而且能以少胜多，与太平天国名将陈玉成交锋敢于主动出击，且捣毁对方工事。海全因战功卓著，被朝廷赐号巴图鲁，赏头品顶戴，官京口副都统。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随大将都兴阿侦察时，遭到太平军埋伏，左膀中枪，数日后卒于军中，荫骑都尉兼一云骑尉职务，谥壮节。丧事于军中操办，灵柩还乡安葬，所还的乡就是博斯乌浅，即如今的赤卫村。海全的赫赫战功及“无随葬品，仅出土了一件雕龙玉帽翎管”的说法，解开了我从小产生的疑惑，从而也对“身前显赫，身后凄凉”的达斡尔族将军的高尚道德更加敬佩。海泉的高尚品质其实源自民族的光荣传统，据《布特哈志略》称达斡尔人：“性情朴厚而质直，见义忘利为国忘家，虽武功显著，官一品爵五等，图像紫光阁，而其子孙遵典袭授世职外，恒无余资遗产，身后萧条，



乡下的日子。